

经典重释
名家论评
传媒批判

文学鉴赏 批评实践

罗执廷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文学鉴赏 批评实践

罗执廷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鉴赏与批评实践 / 罗执廷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360-8558-9

I. ①文… II. ①罗…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欣赏—文集②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7463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责任校对: 朱德娟 雷淑平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书 名	文学鉴赏与批评实践 WENXUE JIANSHANG YU PIPING SHIJ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5 1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第一辑 诗歌鉴赏与评论

民间立场与反战倾向

——《木兰诗》解读 3

林徽因诗《别丢掉》的解读与鉴赏 13

诗人与诗歌就在我们身边

——为《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栏目作 22

追求独特表达方式的打工诗歌

——评郭金牛的诗 33

从打工妹到知识分子

——试论郑小琼诗歌创作主体的转型 40

论杨克诗歌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关怀 52

故国记忆、玄思冥想与在地性书写

——论田原的诗歌创作 65

诗歌三人谈

——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现场”第六期 80

第二辑 小说鉴赏与评论

性·政治·文化

——对《白鹿原》的一种解读 107

深沉的悲剧艺术

——《永远的蝴蝶》赏析 118

论《山乡巨变》的儒家政治思想底蕴 125

《红旗谱》：本原历史与阶级话语的龃龉 139

论叶灵凤小说的意象建构 152

论阿来小说的诗性想象 163

以温婉之笔写人心几微

——论盛琼的小说 180

第三辑 作家、传媒评论

伟大的批评家：鲁迅文化身份的再认识 193

论鲁迅的负面女性形象书写 213

反智心态与创作局限

——为池莉、刘醒龙把脉 232

论当下文选活动的规范性与公信力问题 240

揭秘与批判：名利场中的文学选刊 254

视野、趣味与潮势运作

——2013年上半年文学选刊的小说筛选 261

在追逐市场中失魂落魄	
——2013年度小说选本、选刊述评	278
论文学选刊的选学意识与选文水准	
——以2014年度小说类选刊为例	294
代际与性别的风景	
——2015年度小说类选刊透视	310

第四辑 书评和序跋

沁人心脾的真善美	
——读崔玉平的散文集《拾梦》	331
了解的同情	
——读肖复兴小说《甜葡萄 酸葡萄》	333
乡土中国的记忆：《田禾乡土诗选》	337
民间视角与人民史观的艺术体现	
——评长篇历史小说《世纪悲歌》	342
序：李振棠《承安诗集》	348
一部宏博丰赡的“文学西藏”史	
——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	353

编后记	360
-----	-----



第一辑

诗歌鉴赏与评论

民间立场与反战倾向

——《木兰诗》解读

一直以来，对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木兰诗》的解读几乎都局限于这几个方面：歌颂了代父从军、立下赫赫战功，让无数须眉为之汗颜的巾帼英雄；反映了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风剽悍以及尚武精神^①；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如保家卫国，功成身退，不爱功名富贵等。

与此相应，对木兰形象的理解也大多限于“忠、孝、智、勇”的范畴。诸如：“代父尚看传孝烈，死固犹复许孤忠。”（明·曹珪《过睢阳》）“闻说蛾眉勇冠军，弯弓跃马建殊勋。十年血战生全父，一片贞心死谢君。”（清·陈文组《木兰祠》）“谁云生女不如男，万里从军一力担。”（清·董廷晋《题木兰祠诗》）“乔装代父出从戎，卫国胸怀不世雄。”[今人于安澜（1902—1999）《木兰祠》。]

从欣赏与接受的角度看，这些传统的看法当然有其道理。然而，当我们尝试着从写作的角度对《木兰诗》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强烈感受到，这些理解其实并没有贴近文本本身，或者说，

① 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等，都有类似的看法。

它们并非《木兰诗》的创作意图^①所在！《木兰诗》可以说是一个被误读的经典文本，木兰则是一个被误读的经典文学形象。

那么，《木兰诗》原初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试着从创作手法、作者身份与创作时代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创作手法来看

作为一首叙事诗，《木兰诗》的叙述手法是很有特点的，从其叙述的策略——详叙与略叙之中，我们可以破译出它潜在的话语。

诗歌的开头详细叙述描写了木兰在织布机前的叹息和心理活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为何而叹息？是在思念某个人，还是在为自己的爱情、婚姻而烦恼？都不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两句中的“思”“忆”本有其特定的涵义和所指，那就是木兰这个年龄的女子通常会有的思春之情。但木兰并不是为此而烦恼。她烦恼的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而父亲年事已高，显然不能出征打仗，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家中没有青壮年男子可以代替，而军命又不可违！怎么办？木兰陷入了难解的烦恼之中，于是叹息连连，连织布也无法集中精神，说不定她昨晚已为此思考、烦恼了一整夜呢！最后，木兰下定决心替父出征。

作品的这开首一段详细剖析了木兰的心绪并渲染了其困境，这是在表明，她并不是一个天生就爱从军的带有英雄气质和基因的女子，若非父亲年事已高，家中又无成年的男丁，她绝不会走上战

^① 创作意图是就作者而言的，与后人（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并不是一回事：读者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揣摩与归纳会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而创作意图则是作者创作时的本意，是比较确定的。读者的解读可能接近于作者的本意，但也可能与之背离。

场。而且在做出代父从军的决定之前，她烦恼甚至是犹豫了很久，而绝不是自告奋勇、毫无顾虑。正所谓“将军女儿身，戎装雄且武。不是爱从军，代父心良苦。”（清·杨文淳《题木兰祠》）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她也会走一个青年女子在正常情况下所应走的人生之路：嫁人、生子，承担起家庭妇女的角色。战争打乱了一个青年女子正常的生活轨迹，把女人强行拖入了战争！《木兰诗》的作者并没有说明这场战争是侵略还是反侵略性质的，他（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既然无所谓正义，当然也就无所谓“保家卫国”！如果想突出“保家卫国”的意思，就绝不会如此渲染木兰的“叹息”——“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叹息声如此之沉重与响亮，足以说明木兰的无奈与被迫！因此所谓“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①之类解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木兰代父从军的决定，“完全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为国、为君、为民的爱国思想或精神”^②。总之，她是“替爷征”而非“为国征”。作品开头对于木兰的处境的渲染，强调的是“逼”，这正泄露了《木兰诗》原作者的真实倾向：对战争的反感，对战争破坏下层人民生活的不满。

接着，诗歌又详细铺叙了木兰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前往投军时一路上的心情。“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鞿，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四句话采用了夸张、重言的铺排叙述。木兰买齐这些东西决不至于真的要跑四个市场：这本属同一类的货物难道在一个市场上凑不齐？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极小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啰嗦？有人认为，“出征前备置鞍马的铺排描写，便烘托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和忙忙碌碌的气氛”^③。这种说法实在太过牵强附会：难道一个少女会热衷于打仗拼杀，视自己的生命如同儿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00页。

② 王永：《〈木兰诗〉思想倾向新探》，《名作欣赏》2001年第2期。

③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00页。

戏?!《木兰诗》开篇就交待,木兰是在纺织,而不是在舞刀弄枪,而且结尾也写到了木兰“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完全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化的青年女子,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木兰“尚武”,且有一身好武艺!她之战场立功,可能是靠智谋,甚至是运气,而不是靠武艺。退一步说,即使她有武艺,也并不一定尚武、好战!否则她又何必为可汗大点兵一事而叹息?其实,正确的理解是,这段铺排是在写木兰的拖延行为与依恋心理。这么年轻的女孩子,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人,而且前途生死未卜,心里怎能没有犹豫,怎能没有眷恋?这种心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延宕,就是出发前带着留恋的心理,反复地游走于以前熟悉的地方。承认这一点丝毫无损于木兰的形象,相反会使这一形象更真实、更亲切。但是军令如山,木兰再怎么依依不舍,也还得奔赴战场,于是“旦辞爷娘去”。一路上,“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一重复式句法,再次强调了木兰对家人、家乡的依恋。家庭生活的宁静、温暖与军旅生活的艰辛、险恶两相对照,好恶倾向不言自明。这一段对木兰恋家心理的反复渲染,再次表明了她的被迫与无奈,也同时隐隐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安宁的日常家庭生活的向往。

接下来,作品仅用六句就简要叙述了木兰征战沙场,立功而返的英雄经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又是出生入死、杀敌立功这样显赫、重要的事情,却轻轻一笔带过。比起前面不惜笔墨地渲染木兰出征前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此处的叙述也实在是太简略了!这一详略对比的强烈反差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描写木兰的英雄行为,也无意于塑造木兰的英雄形象。同时,“朔气”“寒光”“百战死”“十年归”这些字眼也分明表现的是战争生活的艰苦与残酷,这绝不会是所谓的为突出英雄事迹而采用的浪漫主义描写笔法,而恰恰可能是曲折、隐晦地表达对战

争的不满。

接下来一段叙述木兰谢绝做官，一心想着回家与亲人团聚。木兰的这一选择也充分说明了以她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他们看重的是幸福、团圆的家庭生活。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反对战争的。即使战争让他们建功立业、一朝成名，他们也并不想为此而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木兰的辞官，绝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是一种“智”——对统治阶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本质的认识。作为下层社会的女子，恐怕她还不可能有这样高明的认识能力。她的辞官，也绝不会是像某些人理解的，是一种不爱荣华富贵的高尚情操^①。在如此强大的诱惑面前，有几人能够抗拒？除非是原本就毫无心机的人！所以这恰恰是在反映她一尘不染的纯朴天性。

诗的最后又浓墨重彩地叙述、描写了木兰回家时的场面：“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父母由于对女儿的爱，彼此搀扶着出城遥望；姐姐高兴地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迎接妹妹；小弟更是欢喜地磨刀杀猪宰羊。这个家庭中的成员并没有因木兰放弃高官厚禄而稍有不快，这充分说明他们对此也毫无期待与兴趣！对他们来说，木兰平安地回来了，一家人得以团聚，这就是最可宝贵的。无论木兰有没有立功，只要她平安回来，就是他们的最大满足。因之，他们的态度与反应是极为朴实的，绝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骄傲感。即便是阿姊，也没有在英雄妹妹面前表现出惭愧感（妹妹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家人的态度和表现再次暗示我们：赞扬、讴歌英雄并不是这首民歌的主旨。

而木兰呢？“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一回到家，她就迫不及待地回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00页。

复了女儿身，精心打扮起来。战争并没有改变她作为一个女子真实的爱好与需要。而木兰在战场上生死相依的战友们，他们所惊讶的也不过只是“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是惊诧于木兰掩藏本来面目的本事以及他们自己的粗心不察，而不是惊诧于她的战功。面对战友们的惊诧，木兰则显出了她的调皮与天真。她风趣地以双兔自喻：“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把一件不平凡的大事说得如此平淡，真是天真、纯朴之极！有人认为这一句自喻表现了木兰的“自喜自豪”^①。这哪里是写自豪？这是在写天性烂漫！

很明显，全诗着墨最多的是这三个场景：织机前的叹息与烦闷；出征前的准备与路途上的思亲；归来时的热闹与回复女儿身的欢乐。而对战争生活的描写则几乎是一笔带过。这种有意地回避与省略，显然潜藏着作者对战争的否定态度。

而且，整首诗从风格上明显存在着裂变：前半部分（从开头到“壮士十年归”）基本上是一种哀怨、悲壮的风格，诸如“唯闻女叹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无不悲剧情味；而诗的后半部分则急转为明朗、欢快的格调。这里，战争与哀怨、和平与欢快形成明显的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对和平家园生活的向往与对战争的厌恶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二、从作者身份来看

《木兰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已不可考，但作为民歌，其原始作者无疑是来自于民间，代表着民间的理想与追求。尽管它可能经过了文人的加工与整理，但这种加工不可能完全改变其本来面貌。据

^①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463页。

专家考证，文人的加工只是表现在字句的提炼上，只是“在文字上加了一些华美的辞藻”。比如“万里赴戎机”以下三句极为工整，不似民间口语的松散，就是经过了唐代文人的加工。而“原歌的民间趣味多么浓厚，那种质朴俚俗的语调，天真浪漫的描写，是文人学不到的”^①。文人的加工并没有掩盖它的民间趣味，诸如“唧唧复唧唧”这样的民间口语，“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样的民间生活场景，雄兔雌兔的民间化的比喻手法仍然构成了《木兰诗》的主体。

木兰做出决定之前的叹息、烦恼与犹豫，路途上思亲恋家等心理，其中所折射出的极普通的人情、伦理，木兰辞官归故里的急切心情，家人团聚时充满温馨与亲情的场面，那种“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民间喜庆气氛，木兰回复女儿之身及“对镜帖花黄”的细节，木兰与伙伴之间风趣的对话，都凸显出了民间的人情事态、家庭伦理、生活情趣，具有鲜明的民间风格与民间趣味。

尤其是，诗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木兰英雄形象的渲染与强调：不管是木兰本人，还是她的家人和她的伙伴们，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骄傲与英雄崇拜。相反，在他们眼中，木兰只不过是一个“女孩子”而已，是他们的女儿、妹妹、姐姐、伙伴，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忠于作品给我们的实际感受，我们便会承认，木兰更使我们感到亲切，而不是使我们感到崇高。她可以被称为英雄，但作者却不是以英雄人物的形象来塑造她、描写她的”^②。从木兰身上流露出来的主要是那种来自民间的、一尘不染的天真、活泼、朴实的天性，而不是某种英雄的气质。她主要是以一种未开化的、混沌的民间形态而存在着的，她并没有很明确的自我意识，她的言语与行动基本上都是出于自然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② 王富仁：《〈木兰诗〉赏析及其文化学阐释》，《名作欣赏》1993年第3期。

天性和本能。

正是由于这种自发性而非自觉性，才使得她除了叹息之外，还是应征入伍，替父从军，而不是反抗命令。因此她的行为也就只能呈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风格。有人担心承认木兰屈服于可汗的命令会有损她的光辉形象，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这种“屈服”而不是“反抗”正好有力地说明了木兰形象的民间性——被统治者的屈服与忍让总是常态的，而反抗则多是微弱的，不到万不得已，这种反抗通常也不会发生——这也是民间的愚昧与惰性的表现。正是由于这种愚昧与惰性，他们只能是本能地向往和平、安宁、团圆、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不可能有意识地发出“反战”的声音。

不得不承认的是，木兰的“孝道”是得到了作者的赞许与强调的。但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恰恰是“孝道”构成了民间伦理的核心。传统的观点多认为木兰身上体现了“忠”“孝”“智”“勇”的传统美德。这四者中，“忠”无疑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智”与“勇”更多地代表着知识阶层的价值诉求，惟有“孝”才原原本本是属于民间的诉求，统治者常常标榜“以孝治天下”，也不过是为了借“孝”的名义来收买民心。作者不强调木兰的“忠”“勇”“智”，而强调“孝”，就是因为他代表的是民间的立场和价值伦理。

创作主体的民间身份，所持的民间立场与民间审美趣味及其局限，决定了《木兰诗》不可能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宣扬所谓的“忠、孝、智、勇”，也不可能有知识分子那样的“保家卫国”“功成身退”的觉悟水平，当然更不可能有所谓的颠覆“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的创作目的^①。来自民间的作者一般都会在战争/和平、英雄/凡人的价值对比中，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后者。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00页。

三、从创作时代来看

《木兰诗》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南方相对较为安定，而北方则战乱频仍，先后经历了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几个朝代的更替，各朝之间互相攻伐，民无宁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木兰诗》这种反映民间反战心理的作品就再正常不过了。

这一时期北方出现了不少暴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民歌，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峡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其一》）“兄为俘虏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为官吏马食粟，何惜钱刀来我赎！”（《隔谷歌·其二》）这些民歌表达战争之痛苦比《木兰诗》更直露，但也只有朦胧的反战倾向，因为民间的老百姓还不能认清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各民族或部族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还时常被民族、部族、家国利益之类的谎言所蒙蔽。

还可以与同一时期的著名民歌《敕勒歌》相印证。“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敕勒族（匈奴族的后裔）的民歌，它歌唱了大草原的辽阔和牛羊的繁盛，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自由、安宁、快乐的游牧生活。在苍茫的天底下，在广袤的原野上，一切显得那么静穆、那么闲适，绝无纷扰与喧哗，大自然主宰着一切，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达的都是那种纯任自然、毫无机心的民间的生活情态与生活理想。据《乐府广题》说，东魏高欢攻伐西魏，兵败，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将士面前高唱此歌，结果高亢、深沉的歌声深深感染了全军将士，抚平了他们的恐慌与不安，军心大定。这首歌之所以能够稳定军心，原因有二：其一，这首歌静穆、安宁的意境起到了镇静作用，消弭了杀伐之气；其